

小說類

恒河的鼻環

金光裕 著

小說館[55]

恒河的鼻環

金光裕 / 著

遠流出版公司

小說館⑤

恆河的鼻環

作 者／金 光 裕

發行人／王 榮 文

出 版／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 10714 汀州路 782 號七樓之五

郵撥／0189456-1 電話／365-3707

傳真號碼／365-8989

發 行／信報股份有限公司

排 版／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印 刷／優文印刷有限公司

□ 1991(民 80)年 8 月 1 日 初版一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

售價 120 元(缺頁或破損的書，請寄回更換)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32-1216-1

目次

序言	五
翡翠鐲子	十一
阿拉丁懷錶	四三
井中的耳墜	六三
恆河的鼻環	八九
龍頂香爐	一〇九
紫天之帆	一二九
竹節鋼鞭	一四七
御題香扇	一六九

序言

金光裕

有位朋友開始收集古董，買了個商朝製的青銅祭器，朋友是位十分前衛的知識分子，突然如此開時代的倒車，令我十分驚訝，詢之為何，他說是爲了寫本歷史書，光是讀史籍文獻容易走入偏鋒，而時時把玩古董，設法想像製造這些古董時的時代氣氛，設計動機和當時的製造技術，往往可以使他由一些意想不到的角度了解那個時代。此外，朋友還一本「不斷揭露事實真相」的前衛態度透露，近年來房地產股票都不景氣，古董是個極佳的投資途徑。

我一直覺得這些裝飾性的小東西微不足道，但是把玩著那個長筒喇叭狀的青銅祭器，設

想著它所待過的廟堂客廳，它所閱歷過的各式各色人等，以及它輾轉於百代人世的經驗，反倒覺得這千萬個與我一般把玩過它的人，才真正覺得是野馬也，塵埃也。如果說這些器物存活的時段是一條長河，那個我們有限的歲月中所能汲取的經驗也就是偃鼠飲河，不過滿腹。而且人對物往往有不可割捨的牽掛和自我感情的投射，物於人則了無執著，就像是這個青銅祭器，既不會对被劫至異國為恥或為榮，像王昭君一樣的鬧自殺，更不會因置身於我朋友的維多利亞風的書房中而覺得格格不入。

然而活在小知小年中的人們，卻沒有這種漠然的能力，在這個資訊發達距離已不具意義的年代，更沒有人可以豁免於不同文化的震撼，而生活在異域的人，更需要孤軍奮戰。有的人是浴火的鳳凰，有的人的下場是擋車的螳臂，當然我們還不能忘記把頭鑽在地洞裡的駝鳥，但是不論屬於那個生肖，我們也都零零碎碎的在這個支離斷裂的環境中活過來了。

過去十年來，海峽兩岸都有巨大的變化，讀到聽到的「中國與中國人」的理論也不在少數。但我漸漸覺得中國人也就是「永遠有問題」的人類的一支，中國人也和其他的人一樣，有自己獨特的神話與迷思。我是在寫小說，所有抽象的理論，對人性或中國民族性的解析，都只有在一個「自足」的邏輯時空與人物的框架之下才會有意義。這本書中的八篇小說，寫

的都是行萬里路，輾轉於異域的中國人的故事，題目都以一個器物爲名，我並不相信小說中的象徵，誤解和誇大的象徵，往往把小說變成卡通化的議論文，所以器物在此的引用，也只是一個氣氛的援引，用來搭構一個時空與邏輯的框架而已。

這個時代的作家寫作，過程中所受的影響，來自朋友書報各種媒體的助力之快之多，絕不是古時候上朝時的諛詞「全仗皇上英明」可以描寫的，這本書更不例外，廖子光先生，顧肇森，楊立·RAFAEL VINOLY MENENDEZ，都曾耐心的做我胡思亂想的聽衆和提供意見，也要感謝陳雨航兄兩年多來的支持和鼓勵，使整個出版的過程了無障礙，當然還要感謝我的父母和靜慧。父母對我晚熟的容忍，讓我從來享受著心智的自由；靜慧不厭其煩的爲我的思緒與資料做整理，沒有她，這本書恐怕還像美國午間的電視肥皂劇，落了個十年如一日，也未可知。

一九九一年初於紐約

恆河的鼻環

金光裕／著

翡翠鐲子

陳太太拾起電話筒，赫然發現是焦亦萍的聲音，陳太太興奮得連聲音都顫抖起來，但電話那頭卻全然不是平常那個清亮宏大，嘻嘻哈哈的聲音了，陳太太問：

「最近好吧？今天晚上回來吃飯吧？自從妳搬出去，我這裡太冷清啦，回來熱鬧熱鬧吧！」

焦亦萍像是在半睡半醒的說夢話，陳太太問了三句，也得不到一個對題的答案，焦亦萍的聲音像是分岔的絞線，一會兒高亢，一會兒失了力氣；陳太太在心裡猜，一定又是那個癩三男人在作怪了，不覺漲了一肚子義憤，她正在想辦法套焦亦萍的話，焦亦萍卻猝然說：

「老太太，我們今天再去吃紅糟肉好不好？妳能不能自己來？我們就五點半在那家福州

館見，好不好？」

這幾個問題一氣呵成，陳太太連想都來不及想，焦亦萍突然又說：

「老太太，妳會不會來？妳敢不敢一個人坐地下鐵？妳不方便就算了，妳究竟要不要買那副翡翠鐲子呢？我們爲什麼不今天就去講價錢？老太太……」

陳太太心頭一陣焦炙，但她馬上故作輕鬆的說：

「我跟妳上了中國城那麼多次了，怎麼還不會去？妳當我小孩子嗎？這樣子，妳再跟我講一次怎麼去，我記下來，這樣不就更牢靠了嗎？……五點半，老地方。」

陳太太掛上了電話，便連忙趕進房裡，從衣櫥裡翻出了許多件大衣、旗袍來，放在床上，自己則站到穿衣鏡前，把一件件衣服輪流在身前比對，一會兒又連忙去翻出幾雙長襪和鞋子來，登在腳上再試衣服，她不住的假想，該穿什麼衣服，把翡翠鐲子戴在手上的好，她像是隻被追逐的蒼蠅，在房裡東奔西逐，卻什麼事也沒做成，她的動作漸漸慢了下來，緩緩的在穿衣鏡前站立了腳，她覺得涼意撲面，不覺睜上了眼睛，清淡的陽光飄浮在午後的空氣裡，她只見鏡裡的身形凝立，房裡的家具和四壁陡然急退，彷彿是車窗外的景物，她放了手裡的衣服，右手慢慢的掩在右邊小腹上，左手卻慢慢的舉到胸前，微微顫抖得攥成一個蘭花指來，

七十歲了，她嘆道，她才終於敢堂堂正正的做出這個動作來。

大門外花砲連天，弄玉跟著姊姊們躲在大廳隔壁，從窗櫺子裡偷看出去，一頂轎子給抬到了中庭，轎簾捲開，中間坐了個滿臉黑斑的老人，三四個人趕上去，扶著危戰戰的老人下來，幾個人千方百計的把老人攙進正廳，架在太師椅上，老人皺著眉，不時揮揮手裡的扇子，像是要趕走什麼擾人的東西，弄玉的姊姊對她指指旁邊的一張椅子，她不禁噗哧得笑出聲來，一個八九歲大，淨頭淨臉的小男孩，與那老人穿戴得一模一樣，竟也煞有介事的正襟危坐，兩隻腳雖然懸在半空，卻彷彿生了根似的，直挺挺的一動也不動，弄玉被人從身後一把抓住，嚇得她差點叫出聲來，回頭一看竟是她娘，她娘輕聲說：

「出去磕頭，收聘禮，記住娘教妳的事。」

她三姊抓住她娘的袖子說：「娘，他們家說要沖喜，就是因為那個老公公要死……」

她娘手一揚，清脆的打了她三姊一個嘴巴，她三姊眼裡頓時漲了兩眶淚，她娘輕叱道：

「什麼日子，妳倒會講吉祥話。」

嚇得弄玉也不敢出聲，她被推進廳裡，噗通一聲就跪在老頭子脚下，她拜完了抬起頭，

只見老人閉著眼，兩個鼻孔吃力的掀動著，弄玉不自主的發起抖來，但又怕她娘的耳光，只有被推著走，逢人便拜，她望著大人們的膝蓋和鞋子，也猜不出他們是誰，她的雙膝又要一曲，突然被人提了起來，大人們嘈雜的說：

「這個不拜，鞠躬，……收聘禮……」

她眼一亮，那小男孩也看著她，捧了一個紅漆木圓盤子送到她面前，她牢記她娘的話，伸出兩隻手把盤子接了過來，那男孩的臉像塊石碑，弄玉低頭，只看到盤子裡大大小小的首飾，中間擁著一雙碧綠的翡翠鐲子，外面包著鏤金的龍鳳，她不覺「啊呀」的一聲，那盤子就被大人接走了，她再看那男孩，那男孩漠然的望她一眼，便望著他的椅子走了，弄玉再回頭，只看到大人的腰際，那個紅漆木圓盤子，已經不知道那裡去了。

陳太太當然知道幾個孩子的意思，他們之所以找來這個房客，只是希望在陳太太斷氣的時候，還有個人報信就是了，陳太太再看到那個癩三男人搬東西進來，更添了三分不高興，那個瘦乾乾，留了兩撇老鼠鬚的中年男人，對陳太太視若無睹，搬了一會兒便坐在沙發上抽起煙來，任由焦亦萍一個人上上下下的跑，焦亦萍進房整理東西的時候，他也連忙跟了進去，

陳太太聽到裡面希希索索的聲音，焦亦萍小聲的說：

「不要這樣，人家老太太在外面。」

那男人說：

「她成天不出去，那我們怎麼辦？」

「真的不要嘛！」

他們不知道陳太太的知覺，像是爬藤一樣的蔓生到了每一個屋角，連隔壁公寓的動靜，她都像親眼目睹的一樣，更何況在她自己公寓裡發生的事呢？陳太太回到房裡，喃喃的說：

「也不是什麼高尚的人。」

一個午覺醒來，那個男人已經走了，焦亦萍也不在，陳太太輕輕推開焦亦萍的房門，裡面已經收拾得整齊停當，家具，物什，都安安靜靜的各就其位，陳太太走進客廳，整個地板變得油光水亮，像是中年男人剛理完的頭，窗台，桌上，都像是新上了漆，陳太太走進廚房，水槽裡的碗盤全不見了，各自歸了隊，乖乖的站在碗架上或躺進了櫃子裡，水槽和地面上，原來那層厚厚的油垢，竟然都不見了，陳太太這才記起，當年這地磚真是這個顏色的。陳太太想起孫子們告訴她的小仙子的故事，沒做完的事，睡一覺起來，小仙子們就已經悄悄的做

完了。

陳太太穿戴整齊，走進了客廳裡，那面掛滿了家庭照片的牆壁浮現在她眼前，這些照片全是陳先生掛的，陳先生是個讀書人，新舊的教育都受過，所以，他兼有中國書生的儒雅和西洋紳士的品味，唯有對家庭一事，卻秉持著中國老百姓的觀念，唯恐人丁不旺，福氣不盛，所以雖然家裡所有的擺設都十分雅致，那面掛家庭照片的牆，卻是擠得琳瑯滿目，陳先生的理由是：

「……要用俗氣來添福氣，才不會招天忌……」

孩子們從小到大的畢業典禮，婚禮，全家出遊，都要上榜，每個孩子到了廿歲，陳先生還要做一塊大板子，在上面用鈔票排出「某某廿歲生日」的字樣。這些留念的照片，本來是這個家庭生活的拼盤，也是他們隨時間蛻變的軌跡，但是陳先生去世以後，這個獨立的時間系統便停滯了，五年來，從末也沒有人去動過，直到焦亦萍搬來以前，陳太太連月曆也不肯換，彷彿這個家，也還會像陳先生在世的時候一樣，牢牢的凝結在一起。西南的斜陽，正以一個尖銳的角度穿過窗戶，射進她的眼裡，她突然覺得這住了卅年的房子陌生，彷彿她從